

秋梦痕作品全集

武林書生



中国文联出版社

武林书生

秋梦痕 著

(上)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林书生/秋梦痕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ISBN 7-5059-3011-7

I. 武… II. 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②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9827 号

书 名	武林书生(上、下册)
作 者	秋梦痕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赵 虹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436 千字
印 张	25
插 页	4 页
版 次	199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3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011-7/I·2273
定 价	32.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内容简介

武林当年名震寰宇，号享天下第一剑神剑手薛成，死于仇家。

十六年后，莲花童子薛仇持“生死簿”、武“金莲十八闪”、佩“辟毒宝项”信踏武林。顿时，江湖中掀起一阵腥风血浪，无边浩劫。首先，松香江畔，长白派的松峰观中、掌门松雪道人，及派中长一辈的十二位高手于半个时辰之间，不明不白的全部送命在薛仇双掌之下。连声震武林，誉满江湖号称“不做武林第二人”的山海一老范云天也在一个凌晨，被人们发现他挺剑伫立，毙命于庭院。一连串的噩耗震撼了中原武林，犹如一天阴霾，刹时掩盖了整个神州。武林各派，颤立骚动，掀起了十六年来从未有过的惊浪狂潮……

本书既有使人瞠目、回肠荡气的戟杀，亦有香艳男女绮情，情节相互交错，引人入胜，耐人寻味。

目 录

第一章	恨如山重仇似海	(1)
第二章	江湖神乞	(43)
第三章	初见情人	(88)
第四章	鬼婆印婵娟	(131)
第五章	丽宫生死战	(174)
第六章	火穴鸳鸯	(217)
第七章	招魂剑	(262)
第八章	血洒佛洞	(307)
第九章	鸡鸣五更天	(349)
第十章	三花聚顶	(395)

第十一章	红舌厉鬼	(434)
第十二章	传音入密	(478)
第十三章	人为财死	(523)
第十四章	锦囊妙计	(567)
第十五章	金蝉脱壳	(614)
第十六章	同门艺业	(659)
第十七章	客栈戏黑狼	(704)
第十八章	雨过天晴	(746)

第一章

恨如山重仇似海

五月荷花开……

七月莲子香……

长白山巅的天池，百泉奔注，深夜月下，蔚为奇观。

天池旁，一块丈许方圆的青石上，盘坐着两位五旬开外老者，一僧一俗，正借月色饮酒对奕。

青石上的棋盘，约寸许大小，简直小得可怜，二老所用棋子更妙，一用黑沙粒，一用白沙粒，落子时，只见二老手儿一弹，沙粒不偏不倚即坎入青石所划那绿线样的格缝中，是如此的准、稳、劲……

从这一点，可知这一僧一俗，内家功力已至何等境界！

就在二人聚精会神之际，蓦觉金光耀眼，二老虽奕兴正浓，也不禁为这金光而感惊讶不已。

循光望去，金光发自池心，直冲霄汉。

蓦地，金光闪耀中，水面冒起一个童子，赤身盘坐，腰悬革囊，如老僧入定，待其全身冒出水面后，方始看出，原来他坐在一碗大金色莲花之上。

待金色莲花出了水面，金光倏敛，而金色莲花也缓缓的

往岸边移来，那童子却坐着动也不动！但见其满面金光，一脸煞气。

天池中，夜半三更天冒出这么个童子，已属怪事，而金色莲花能在水中移动，更属天下奇闻！

然而，这是千真万确之事。

金色莲花离岸虽远，二老目力何等精锐，他们已看出，原来，水中有一丈五六长的金色大鲤鱼，口中含着金色莲花，往岸边游来！

这真是千载难得一逢的怪事，二老瞧得百思莫解！

倏听一声长啸，声如龙吟，响彻云霄，二老同时心中一震，定睛看时，金色莲花离岸只剩五丈远近，那啸声竟是童子所发。

瞧那童子，不过十一二岁年纪，哪来这等深厚惊人的内家功力？

忽见影儿一闪，童子已腾空飞起七八丈高，手儿一招，金色莲花应手而起，快如电光石火般已握在童子手中。

刹那间，童子凌空折转，双臂一展，大雁般飘落岸上，姿态美妙之极。

这份轻功，虽不惊世骇俗，可是，发生在这么个童子身上，而又是叠坐在碗大的莲花之上，无从着力，简直是匪夷所思之事，二老惊得目瞪口呆。

然而，怪事还不止此，童子一落地，腰儿一挺，霎时变成个十六七岁，英挺俊秀的美少年，脸上金色煞气，全都消弥无踪。

二老这一份惊骇，简直无法形容，失传江湖武林数百年的“缩骨奇功”，居然也同时在这少年身上发现。

这时，少年从腰间革囊里，已掏出内外衣服穿妥，对着池中三拜，口中喃喃，不知何语！

拜罢起立，蓦地脸上又泛起淡淡金光，猛抬头，双眼如寒电般，朝老僧凝视，久久不动。

敢情，他早已发现了二老所在。

俗装老人一见少年脸上满布煞气，就知不妙，忙微微躬身，道：“老朽李慕龙，江湖恭送匪号苍海七友之一，这位大师道号石头陀，系属少林寺门下……”

一语未毕，倏听一声怒啸，如狼嗥鬼哭般，凄厉骇人，紧接着金光一闪，一声惨叫，骇魄惊魂。

李慕龙定睛一看，石头陀仰卧尘埃，头如烂西瓜，已然名登鬼录，魂上西天，死状之惨，实不忍睹！

李慕龙既然惊又怒，抬头看少年时，仍站在原地，握着那三尺来长的金色莲花，双掌一合，立即只剩下一朵莲花，那三尺来长的莲杆，原来是环节套成，全都缩在莲花里面去了！

李慕龙为方外之友，不明不白惨死而伤痛，大喝一声道：“畜生，你好狠的心，石头陀乃得道高僧，居然落得如此下场！”

少年冷冷地哼了一声，看也没看他一眼，回身就走！

李慕龙一声断喝：“站住！”

少年猛一转身，脸上又泛起淡淡金光，腾腾杀气！

李慕龙苍海七友之名，震撼中原，手中一支剑，曾连败黑道十数高手的围攻，可是，今日在一小娃儿面前，心中禁不住寒意直冒。

然而，石头陀岂能白死？遂道：“小鬼，石头陀死得不明不白，你要给我个交待……”

少年终于开口了，只听他道：“死得不明不白，多少人死得不明不白？”

少年语声铿锵，如金铁交鸣，显见中气充沛，功力深厚，已达化境。

李慕龙一听其语，同样不明不白，也不禁一怔，道：“什么人死得不明不白？”

少年脸上金光倏敛，满脸悲凄，道：“当年铜堡存尸七十余具……”

“铜堡？”李慕龙大吃一惊，退后半步，口中惊呼道：“你……”

少年热泪盈眶，道：“我！铜堡唯一生存者！薛仇……”

“薛……仇……”

少年薛仇一抹热泪，道：“不错，天下第一剑神剑手薛成勇之独生子，今日艺成出池，我要报仇，我要杀，杀尽武林七大派的人，杀尽所有我薛家的朋友，但凡‘生死簿’上登载有名的我全都杀，杀……杀……”

薛仇越说越激动，越说越凄厉，最后几声杀，震得李慕龙双耳不住嗡嗡，李慕龙惊骇莫名地叫道：“生死簿？”

薛仇仰首苍穹，道：“往年签名册，今日‘生死簿’！”

随着话声，薛仇探手革囊，取出一物，“沙”的随手抖了开来，原来是一本折叠缎面的簿子，婚丧喜庆签名用的。

淡月下，光线虽弱，李慕龙仍能清楚地看见，那签名簿上密麻麻排满了一个个的名字！

薛仇冷然一笑，道：“苍海七友，当年若非名下注有几个小字，哼哼！……”言外之意，若非有此数字，你也与那石头陀同一命运了！

李慕龙一愕，道：“什么小字？”

“礼到人不到！”

李慕龙倒抽一口冷气，定了定神，长长叹了口气，道：“十六年了，这是武林中未了的一段公案，不过，阁下也不可太过冲动，怎能不分好歹全杀……”

“不分好歹？”薛仇收起他自称的“生死簿”，满脸肃穆严厉地道：“何谓好歹？当年铜堡因我周岁喜庆，大筵宾朋，亲友不下千人，就在当天夜里，我一家大小七十余口，全部丧命，可千余亲友无恙，此事怎讲？”

李慕龙苍头微晃道：“然则武林七大派均为正派人物……”

薛仇英眉一轩，星眸圆睁道：“正派人物？哼！当年家父，名震寰宇，义薄云天，谁个不知，哪个不晓，一旦被害，七大派中人，非但不侦凶察恶，反四处追踪我之下落，若非那位恩公，舍身绝子救我，今日哪来薛家后人？”

李慕龙一惊道：“果有此事？”

薛仇又哼了声，道：“当年逃出关外，进入长白，我已十

二岁整，难道我不知？追随我恩公浪荡江湖十一年，恩公一字一句全都告诉了我，难道我会忘记！恨只恨恩公终究还是死在贼子手里，使我抱恨终身……”

说至此，仿佛真已做到交待完的责任，遂转身悲唱道：

“恨如山样重，
仇似海样深，
薛仇出天池，
杀尽薄中人。”

李慕龙心知，薛仇一旦下得长白，武林中立将掀起一场无边血劫，他身为侠义道中人，岂能明知而不管。

眼看薛仇转身欲去，忙唤道：“小侠且慢！”

薛仇再次转身，脸上已透不耐之色道：“尊驾尚有何见教？”

李慕龙钢牙一咬道：“少侠若肯稍宽时日，老朽愿以性命作保，答应替你寻访仇家！”

薛仇仰首长笑道：“家父与尊驾，交情不够！”

“为小侠，义不容辞！”

“你拍马屁吗？”

李慕龙一听，心火倏发，道：“又何至于？”

薛仇仍笑不停道：“那就少管闲事！”

李慕龙终于一叹，道：“为挽劫运，拯救武林苍生！”

薛仇星眸倏睁，道：“十六年来你哪里去了？如今，嘿嘿，已经迟了……”

李慕龙大叫道：“少侠请留步，请留步！”

却哪里还来得及，薛仇已如一缕轻烟般，飞出十数丈远，下了山巅！薛仇此一去，江湖中立即掀起了一阵腥风血浪，也同时震惊了整个武林。

首先，松香河畔，长白派的松峰观中，掌门松雪道人，及派中长一辈的十二高手，于半个时辰之间，不明不白的全都送命在薛仇双掌之下，薛仇，他竟连金莲花也没取出使用。

号称长白派的掌门松雪道人，于薛仇手下，竟只走出三招！至于晚一辈的门人，薛仇都没妄下毒手！

在离开松峰观时，薛仇取出了“生死簿”，在上面勾掉了一笔……

“长白派掌门松雪道人亲率雪字辈弟子……”

薛仇的脸上露出了狰狞的微笑，又迅速地看了一遍“生死簿”。这本“生死簿”他已不知看了几千百遍了，随时随地，他都能背诵得出。

然而，他这时为什么还要看？为的是激起他的“仇”与“恨”！

原来，薛仇天生并非凶残之人，却因为“仇”与“恨”，将他的本性蒙蔽了。出天池的第一天，他以金莲花击碎了石头陀的光脑袋，他当时被自己神奇的武功惊怔住了，以致没想到别的！

可是，松峰观中却又不好了，十数老道，被其一掌一个地击毙，那凄绝人寰的惨景，却不禁使他心慈手软！

以致长白派晚一辈的，用了多少阴损毒辣的字眼骂他，他却不忍再下毒手，只一一惩戒了事。

因此，他只有不断地看那“生死簿”。他只要一眼触及那“生死簿”中排列着的名字，他心头怨恨怒火，便会倏然之间，高冒千丈。

这阵子，只听他自言自语地道：“从这去，该轮到山海老范云天那老贼了！”

薛仇自语毕，仔细折叠起“生死簿”，放回腰间革囊。蓦地，手指于革囊中触及一物，脑海里倏然闪过一个娇小玲珑，天真活泼的影子。

那是“云妹”，自小与自己青梅竹马的伴侣，恩公白云叟尚妙仙的女儿尚小云，当年恩公为了拯救自己，不得不将他亲生小女托付故友玲珑子幸隆，只携带自己一人，万里纵逃。

云妹！一张可爱而天真的娇脸，水汪汪的眼睛，有如黑宝石般的光亮照人，自幼与自己十分要好，有如亲兄妹般！

离别后，他无时不想念她！

云妹比他小一岁，自幼丧母，十一岁又再离开父亲，这一切全是因为薛仇所造成的。因此，薛仇除了喜欢她以外，还怀着满腹愧疚。

倏然间，眼前大放光明，原来，薛仇的手，已离了革囊，手中拿了一个光彩耀目的宝石项链。

薛仇脸上泛起了微笑，自言自语道：“云妹：这是‘辟毒宝项’，天池中唯一珍贵的宝物，我将把它戴在你的项间，我要你成为天下第一美人，彩芒闪照宇内……”

猛然间，一道疾风，划空而落，一只纤纤玉手，已如电闪

般伸向了光彩夺目的“辟毒宝项”。

薛仇一见，心中大怒，右手并指横空一划，快如电光石火，立闻一声娇啼，彩芒中血光崩现……

薛仇微一闪目，已看到丈外端立一玄色劲装女子，黑纱蒙面，身段窈窕，鬓间插着一朵大红蔷薇花，右手腕鲜血狂滴，不由冷然一笑，道：“凭你也想戴这武林奇珍‘辟毒宝项’？”

玄衣女子哼了一声，道：“你小子别狂，有种报上名来！”

薛仇哈哈长笑，道：“天下第一剑神剑手薛成勇之子，‘铜——堡——薛——仇’便是！”

铜堡薛仇四字，一字一句，说得铿锵有声，玄衣女子不禁为此四字惊得连退三步，骇然呼道：“铜堡薛仇”？言外之意，铜堡薛家居然还有后人？

薛仇禀赋天生，聪明绝顶，哪能不知，脸上倏然飞起一片金光，暴喝一声，道：“你是什么人？……”

“人”字音未落，蓦觉红芒耀眼，浓香刺鼻，一股粉红色烟雾已迎头罩落！

一嗅浓香，薛仇就知烟有剧毒，手中“辟毒宝项”在身前一晃，意欲再挥掌将红雾震散时，红雾早已消弥无踪。

敢情，这“辟毒宝项”果真是上古至宝，神奇惊人！

薛仇此时，反而一阵惊愕，他明知“辟毒宝项”可避天下任何剧毒，但却从未试过，万想不到，神妙得如此惊人！

一怔之下，再看时，玄衣劲装女子也与粉红烟雾同时失踪，只留下地上一滩鲜红的血痕！

照说，玄衣女子要想从薛仇手中逃走，谈何容易，只是薛仇武功虽高，却缺乏江湖阅历。

薛仇一见对方已走，不觉一声傻笑，收起“辟毒宝项”迳往关内奔来！

山海一老范云天，关外名手，声震武林，誉满江湖，手中一支剑，除了已死的神剑手薛成勇外，武林中不作第二人想。门下弟子更是遍布中原。

可是，在一天的凌晨，却被家人发现他挺剑伫立庭院中，双目前视，久久不动，家人误以为他正在深究剑术，不敢惊动！

待到日上三竿，仍见他伫立如故，方觉情况不妙，赶前看时，方始觉山海一老范云天胸衣上印着个碗大莲花痕，已然死去多时。

这消息，不数日已传遍中原武林……

紧接着，长白山的消息，也到了……

少林寺，石头陀魂游天地的消息，也已报上了嵩山少室峰！

一连串不幸的噩耗，大大的震撼了中原武林，也犹如一天阴霾，刹时掩盖了整个神州。

纷纷争论之中，有如江湖的末日，武林各派，颤立骚动，掀起了十六年来从未有过的惊浪狂潮。

就在这江湖骇浪掀起之际，薛仇悄没声地出现在山西太原幸家庄外，他“生死簿”上已勾了两笔，此来，他并非想勾第三笔，而是要会一会一别五年，整日萦绕脑海的“云

妹”！

时值黄昏，彩霞满天，映照得大地一片金黄！

薛仇摸着革囊中的“辟毒宝项”，脑中想着云妹那娇小玲珑的情影，五年，不算短的日子，云妹想必也长大了！

霎时间，脑中又飘过月前关外那玄衣女子那窈窕的身影，心中暗忖道：“云妹想必有这么大了，自小优美的身材，相信绝不至于比她差！”

忽然，脑中又升起恩公白云叟尚妙仙那肃穆而又和蔼的脸庞，心中立如针刺般的抽痛，忖道：“恩公为了维护自己，遗尸天池，我该怎么向云妹交待？我该怎么说？恩公死时，甚至连一句遗言都没有……”

想到舍身救他一命的大恩人，双眼热泪盈眶，又忖道：“云妹如今不知怎么样了！她是否仍如以前般的和我要好？假如她因此而恨上我呢？又该怎么办？她打我？骂我……薛仇呀！薛仇！纵然她杀了你！你也不能还手，你只能告诉她，待我仇了恨消，我自会亲手自……”

想至此，薛仇心中更痛，再也忍不住泪如泉涌！

倏听一声断喝！

“站住！再走近一步，当心弩箭无眼。”

薛仇一怔，抹泪抬头，十数丈外，墙如城堡，高七丈余，两扇大铁门，严严闭着，墙洞里一双双鬼眼，全凝盯在他一人身上！

幸家庄，薛仇五年前随恩公送云妹时曾来过。当时虽是深夜，薛仇却因此系云妹唯一落足地，惟恐日后忘了，不易